

吴双影视戏剧小品精选

编著者:吴双

大天大地人



中国社会出版社

吴双影视、戏剧、小品精选

大天大地大人家

上

集

编 著：吴 双
责任编辑：尤永弘
策 划：竹蘭工作室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吴双影视、戏剧、小品精选

大天大地大人家

下

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天大地大人家 吴双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2

ISBN 7-80146-454-0

I.大… II.吴… III.文学作品综合—中国—当代 IV.C82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51290号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新龙大厦)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秦皇岛市东方彩印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

字 数：718千字

版 次：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文章得失不由天

——谈吴双戏剧影视作品的自足性

· 回力 ·

初识吴双君之时，他还没有这么可观又可让人思谋评介的大部头戏剧影视作品。于社会于文艺界也没有现在的影响。对他坎坷的身世，充满人间幻灭的情感际遇亦知之甚微。他当时在市群艺馆以搞新故事创作为主，戏剧小品的创作也还刚刚抬头。

我们的交流从当时市内几位文学青年的新作开始。那时秦皇岛市的文学集结才起步，以昌黎、山海关民俗文化为“骄傲”的城市，在文学上其实是河北的“洼地”，出了诗人高粱的《庄稼》系列，出了海边诗人金顺祥的《蓝色诗笺》，出了农民儿子的《寻麻地》……我们是不敢高估的。吴双却不同，他手拎着高粱的《庄稼》，旁若无人的称：当年的公刘、邹狄帆，绝对写不出这样的诗；手指着金顺祥的大海儿女，不无感慨：这样有生活又大气的诗，白桦、叶楠也不过如此；对《寻麻地》更是大加赞赏：和莫言的《红高粱》相比，怕是差不到哪里去……

吴双君上文提到的文学骄子，在我们这些“写写文章的人”心里，都是春雷滚过早春大地般的炸响，在这已过天命之年的搞“故事”创作的人面前却淡之如常人，可见其人的胆识和狂放是浪漫主义的“典范”了。

其后是他从南方回来，其时全国上下泛泛论《废都》、熙

熙攘攘怜文学。我们在一片非议声中达成了具有世纪意义的共识：那就是，一部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光有当代人的定评是不够的，从《史记》到《红楼梦》，只有历史的证明是无情的，只有时间的检验是属于时间的，文学最后的“自足”靠作品本身，作品的自足是作品从昨天走到今天的唯一基础与保证，于是才有了鲁迅先生的文学宣言《别诸第三首》（庚子三月）的最后一首：从此一别又一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这句话，也同时奠定了鲁迅先生一生做人做文的准则。

十余年间，吴双君以常人（如我辈）难以持久的激情和锐气，南下广州，辗转西北，几回云南流放地，山海之间系故园——电视连续剧《法官潘火中》、话剧《春秋魂》、电影脚本《真假市长》、电视长篇连续剧《大天大地大人家》，继《敬礼》之后的一个又一个小品的冲击波……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两百万字的作品蘸着他的心血、他的反思、他的焦灼、他的关注，迈上南北舞台，走进寻常百姓家。

如果说，《法官潘火中》在荧屏中率先亮出共产党人的“自有后来人”——苦了我一个，幸福千万人，在赞颂的华章中以独特的视角再现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完成了一次老百姓渴盼的正义呼唤的回应；那么话剧《春秋魂》可以说作者动用了他流放云南数十年的感情库存与思想储备，完成他痛彻骨髓的灵魂炼狱与报国情怀；电影《真假市长》以现实关注的近距离洞悉了近年来发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是非曲直，反映了“官场”的嬗变与世态民心的感应与对接，触及了廉政与勤政的本质关系，情系一方却重在警示与揭示；

电视连续剧《大天大地大人家》在完成了历史真理的追问之后，又以滞重的历史进程和人们面对新旧交替的复杂心情，向世人展示了东方传统道德文化在交替中的“两难境地”——在得到了现实的种种实惠之后，在渡过了物质的贫乏之后，我们这个古老又新生的“家族”又失去了什么？失去的东西还可以再寻找回来么？！

吴双君一向倡导的“逆向思维”学说，在创作实践上的代表作也许就是他的西北之行的重要收获《情漫人生路》了。他有铁窗生涯的切身体验，他有因志因情而倍受折磨的情感历程，他在一次又一次的生与死的抉择中以他心中仅存的“情暖”战胜了与生俱来的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懦弱的挑战，也因而，他从历练的反面看到了时代与生活之间的哲学真谛，他在肉体与意志、个体与苍生的搏击中接近了“心懷懷以怀霜，志眇眇面临云。”（陆游《文赋》语）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一种积极的求索与进取中，吴双君将自己的情感磨难与心路历程转化为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他的实验与成功同时证明：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极限下的人生感受，更为“感受”的升华提供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广阔空间。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到《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子，我们无不发现作者的影子，我们从《春秋魂》中的新的屈原形象中是否也可以捕捉到“现实”中的吴双呢？

平心而论，吴双君的创作成果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我的敬佩。尽管他的电视连续剧拿过飞天奖项，他的《春秋魂》获过曹禺文学大奖，他的《大天大地大人家》登过文化名城

大上海的榜首……我赞成的是他对文学的态度：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五四”到“文革”前后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他在透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础上，对知识分子人格与阶层有了愈加明朗的认识，并据此提出了在各种历史条件下文学再生与延续的可能性；他勇于从自身的厄运阴影走出来，以自身的面对开始人类命运的整个面对，因而他获得了比个人际遇，比民族情感更比宏大广博的人道情怀，也因而，他的作品与文学主张是更加关注社会历史的进步，在充分表达作家个人情怀与理想的同时，凸现人类普遍关注的社会理想，而在艺术上，则努力追求品格的独立，单纯的优雅与静穆的永恒。

因此，我们读他的《春秋魂》，在诗意的荡漾中看到的是境化的悲愤与反思，使人有了形而上的放远；我们读吴双时时呈现的为文学的奔走呼号，对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疾首殚精；我们的青年一代在他敏感思维与理念之前的忘年相投；我们的一些因获种种奖而得意忘形的浅薄无聊之辈在他面前的委琐之状……我们感到的是文学的本质的活脱的再现。因为吴双比别人可能更深刻地悟到了“很多东西由于时间的腐蚀迅速或者渐进地模糊褪色，乃至退出历史舞台，而另有很多恰恰被时间昭示和突出”（张爱玲悟语），吴双当然具有自己的才华和性格优势，亦因此，他在种种光环面前才独具自然平和的心态，笔者认为，这才是最能体现人格与文学品格的，所以才有了没有高过自身人格的作品之说。

吴双君已过花甲之年，而其激情与锐气未见衰减而有弥增之象，这实是文学创作者的大幸。由此笔者想到，我们许多

才华横溢的青壮之士，或因情感挫折或因人生仕途搁浅或因市场名利淹没，倒是在文学烘清锅冷之时撒了霜雪，倒了金戈，吴双君的青松不老压且直不是为人的又一楷模么。

笔者行文至此，并不是说吴双君的面世大作达到了大境或曰至境，尽管吴双君也曾不惭地说他的作品“都是精品”。但可以肯定地说，吴双君的创作理念与他对自身创作的估价态度，奠定了他攀援创作高峰的准备，这种准备使他的作品可以进入智慧与理性的启示层次，可以避免“感情”与“浪漫”的沉醉。

吴双君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最可贵是他对这种底蕴开掘的现代关照），有那么多青年朋友，有八次恋爱而筑就的暖巢，有足够的眼光探索新世纪的人生与人类走向，我衷心的祝福他，而希望在不断的交流中共同达到文学的彼岸。

尽管，文学给我们带来的首先是心灵的苦难。

而苦难，只有“苦难”才是达到大境乃至至境的前沿。

2001年1月10日

自序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剧作家，是需要天赋的，但我没有。是坎坷的生活和奇妙的命运，使我和戏剧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理想本是作一名医生，但十八岁高中毕业时，因为同情右派老师，被打入“不予深造”的另册。绝望中从北京跑到昆明，为了求生，考进云南省话剧团当学员。由于得天独厚的普通话水平，剧团对我抱以期望，尽力培养。可叹我实在缺乏表演细胞，却自视过高、个性太强，跑了七年龙套后，被下放到一个县花灯剧团当导演。一个不会演戏的人居然要指导别人表演，在那个难以取巧的年代，注定了我将度过平庸（不是平凡！）的一生，一场不期而至的十年浩劫，把我抛进了这个使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政治风暴，灵魂的裸露、个性的爆发，肉体被摧残，尊严遭践踏，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洗礼和磨练。在“四人帮”的监狱里，“五七干校”的劳役中，我有太多的时间反刍往事，重新咀嚼人生。几乎是在被迫的无奈下，系统地研读了马列主义的全部哲学著作。无意中构筑了我成为剧作家的重要基础，同时点燃了我认识、思考人生的灵性。在七年的流放中，我修水库、下煤窑，学过石匠、木匠、砖瓦匠，认真地当了两年春种秋收的农民。给我储存了一笔丰厚的生活积淀。不觉中，走了一条超越天赋的捷径。三十七岁那一年，我一步就跨入了作家的行列。

1980年，我以四十岁的“高龄”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编剧班，当时不过是为了获取一纸文凭、圆一圆大学梦。没想到，我遇上了周端木、陈多、孙祖平、余秋雨这一批极为优秀的恩师，他们决非按照常规，把前人的知识照本宣科地灌输给后生，而是把他们毕生对戏剧的独特感悟，凝炼成一把把开启人生与戏剧殿堂的金钥匙，郑重交递到我们手中。使我明确了：戏剧的主体决非故事，而是哲理和人物；使我懂得了：戏剧、影视的主体功能，并非沸扬了半个世纪的教化与娱乐，关键理应是其审美的价值；使我颖悟到：剧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地对待生活，真诚地对待观众！他们的谆谆善诱升华了我的追求层次，激发了我的使命意识：决不为了功利目的去制造虚假、平庸的作品。20年过去了，这本集子就是我向恩师和读者奉上的答卷。

第一次出书，不太懂如何写序。好在文无定法，就把这篇不成章法的综合感悟权作自序吧。

2000年初冬

目 录

上 集

一、序	1
-----	---

二、自序	1
------	---

三、小品集

1、班长的婚事	1
---------	---

2、特殊的审判	5
---------	---

3、十五分钟	10
--------	----

4、春夜	14
------	----

5、第四者	17
-------	----

6、敬礼	22
------	----

7、乔迁之忧	27
--------	----

四、小戏

1、歌剧·亲人	31
---------	----

2、话剧·八九雁来	41
-----------	----

五、戏剧

1、创作谈·再塑“楚魂”复求索	51
-----------------	----

2、诗剧·春秋魂	54
----------	----

3、话剧·末代土司	88
-----------	----

4、评剧·文化站长传奇	123
-------------	-----

5、花灯剧·双慧心	147
-----------	-----

六、电影

- 1、黑面人..... 174
- 2、真假市长..... 221
- 3、大雨落幽燕..... 256

下 集

七、电视剧

- 1、大天大地大人家..... 299
- 2、情到深处..... 620

喜剧小品

班长的婚事

人 物 班长（小名秤砣）

菊花

时 间 八十年代某天下午。

地 点 北方某部队招待所。

[幕启：在招待所临时布置的一间新房里。现代农村姑娘打扮的菊花，抱着一个鼓胀胀的黑色手提包，紧张地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一点响动就把她惊吓得站起。为了寻求暂时的安全感，她急促把门窗关起扣上，才抱起黑包坐下。她若有所思地呆望着前方，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

（画外音）菊花姑娘，你叹啥气啊？

菊 花 俺心里不好受，胸口堵得慌。

（画外音）哟，你到部队是干啥来了？

菊 花 成亲。（说着不禁抽泣起来）……

（画外音）唉，这是件喜事啊，你哭个啥？

菊 花 俺心里有话，不好说。

（画外音）哟，都快成小两口了，有啥话不好话？

菊 花 俺开不出口，实在开不出口。（哭泣）

[班长夹着个包袱兴冲冲奔上，绊了一跤。

（画外音）班长同志，你慌个啥？

班 长 嘿嘿嘿，总算盼到这一天了，我这会能沉得住气吗？（拾起包袱急冲冲向门里闯去，又碰了头）哎哟！

[菊花惊吓是闭起眼睛缩成一团。

（画外音）看把人家吓得那样，军人应该懂礼貌。

班 长 对对对。（敲门）

[菊花腾身而起，惊恐地躲向角落。

班 长（方言）菊花，是俺，你秤哥。

菊 花（颤抖着）他来咧，来咧，俺可咋办啊？

（画外音）快开门啊！

菊 花 不！不……不过。这道门俺早晚得开。

（紧张地打开门扣，猛地跳开，背身远远坐下，身子还不停抖动着）

[班长推开门向里看了一眼，又在沉思中把门关上。

（画外音）门开了，进去啊！

班 长 嘿嘿嘿，这会儿我倒有点磨不开了。

（画外音）这年头，谁信啊。

班 长 不信你去调查，我们一共才见过两次面，还都是当着双方的父母，还有……

（画外音）说了半天，原来是包办婚姻啊！

班 长 差不离。不对，是我们自愿的，要不，人家能来部队找我吗？（进屋）菊花，你来咧？

菊 花 嗯呐。

班 长 喝口水吗？

菊 花（慌乱地）不喝。

班 长 洗把脸？

菊 花 不洗。

班 长 肚子饿吧？

菊 花 不饿

班 长 家里都好吧？

菊 花 不好。

班 长 啊！？

菊 花 不，好，好。这是你娘让俺给你带的花生、核桃。

[班长接包时碰着菊花的手，她惊得把包丢在地上。然后背身坐下。班长拉过个椅子放在她身边坐下，她惊站起。

班 长（不解地）咋咧？

菊 花（欲言又止）……门开着。

班 长 关上就是咧。（去关门）

菊 花 别扣！（思想激烈斗争，拉开椅子背身坐下）

[班长关好门，回来在菊花身旁坐下，她又惊站起。

班 长 你这是咋咧？

菊 花 俺……俺心里着急。

班 长 她心里也急。我也一样。菊花，不用急，指导员和同志们一切都给咱们准备好了，又热闹，又省钱。

菊 花（惊）啥？！

班 长 咱们的婚礼啊！

菊 花（急）就……就这么成亲？

班 长 部队不能象咱家里，办喜事讲究大吃大喝大摆排场。咱们的婚礼虽说有点喜糖喜烟的，可全连在俱乐部里举行个仪式，也够咱体面的了。到时候大

伙儿要开开玩笑，你可得有点思想准备，大大方方的。（菊花抽泣）别害怕，无非是点个烟啥的，都是常规武器。不过赵连启那小子可能要花招，让咱们当众叼苹果。没事儿，只要咱们配合好，出不了洋相。

菊 花（哭腔）俺不愿意。

班 长 不愿意？好，咱就不叼，大不了我出个节目。

菊 花 俺不愿意……

班 长 还不愿意啥？

菊 花 俺不愿……俺不愿（一跺脚）不愿意和你成亲。

班 长 啊！？

菊 花（旁白）俺总算说出口咧！

班 长 你是说，你不愿和我成亲？（菊花背身用力点头）这……这简直是开国际玩笑。信来了，一切准备就绪，你人也来了，突然冒出个不愿意，你总得说出个道道来吗？

菊 花 如今是八十年代了，对吧？俺俩都是有文化的人，对吧？俺和你只见过两次面，对吧？谁也不了解谁，哪能就这么稀里糊涂成亲呢？这是俺的终身大事啊！

班 长 对，终身大事。可你要不愿意为啥不早说，为啥还写信来要马上和我成亲？

菊 花 信？！（班长掏出信递给她）这……这是俺哥瞒着俺写的。

班 长 什么？！原来这不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压不住怒火）既然如此，（吼

了起来)你为什么还要来部队找我?

菊花 你喊啥?俺姐夫就象你这样,当了几年兵,啥本事也没学会,就会大声和我姐嚷嚷。跟这样的人一起过日子,有啥意思?

班长 原来你是看不起当兵的。

菊花 对,看不起你们这号兵,除了大喊大叫,啥也不会。

班长 好,好。(极力控制自己)那你干啥还来部队找我。腿总是长在你自己身上的吧?

菊花 俺有啥办法,俺哥大办婚事拉下了饥荒,俺爹把你家的彩礼钱全扔进去了。没钱退婚,俺家理亏,没办法俺只好来咧。你就看着办吧!

班长 事到如今,你让我咋办?

菊花 反正俺把心里的话已经挑明了,你说咋办就咋办呗,大不了,(难过地)俺这辈子认倒霉咧。

班长 你哭什么?倒霉的是我。我们家背着我花了钱先不说,唉,多少钱?

菊花 五千。

班长 嚯!为了咱结婚的事,全连同志忙活了好几天,你一句话就吹了?这能说过得去吗?让我怎么和全连同志交待?既然现在你问我咋办,反正你人已经来了,咱先把婚事办了再说。怎么样?我决不强迫你。

菊花 嗯,(抽泣)反正俺认咧。

班长 可办事的时候,你大面上过得过去。

菊花 嗯,到时候俺不哭,(哭腔)俺不哭……(伤心哭起来,又强忍住)

不哭(但肩在抽动)

班长 就这么办!(见菊花的状况)不行,指导员给我们上法制课时讲过,婚姻法明确规定结婚两方必须自愿。咱是革命军人,违法的事咱一点也不能沾。

菊花 俺认咧。

班长 你认我不能认,这婚咱不结了。

菊花 (惊、疑、喜)真的?!

班长 (诚恳地)真的。你有苦衷,我该体谅你才对。说真心话,我对你原是一片真情。(难过地掏出张照片)同志们都说你长得俊,夸我有福气,我心里还美不滋的……可既然你看不起当兵的,就没啥说的了,吹就吹。这照片是介绍人给的,现在退还给你。

菊花 那连里的同志们问起来……

班长 我去解释,丢人现眼用我这块脸接着。

菊花 那俺家欠你家的钱……?

班长 我跟爹娘做工作,你家啥时有啥时还。

菊花 你的心太好了。

班长 当兵的心眼有几个坏的?

菊花 俺对不住你。

班长 没啥。男子汉大丈夫,俺不会为这事难过。(眼泪不争气地流出,背身擦去)

菊花 那,俺走咧。

班长 嗯,走吧!(蹲下埋头)

菊花 (猛觉依依,转身退步)俺走咧!

班长 (摆摆手)……(突然)等等!(掏钱)这是你回家的盘缠。(她摇摇头)

不接)你身上还有钱?(迟疑片刻,她摇摇头)那就拿着,一个人路上小心点。走吧!

菊花(以新的眼光望着他)你……你不送送俺?

班长(看表)对不起,还有五分钟我要给裁剪班上课,不能送了。

菊花上课?你给人家讲课?

班长我为啥不能给人讲课!部队为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材,去年送我出去学习服装设计裁剪。我不但拿到了结业证书,还设计出一套秋装,在全省电视大奖赛中得了奖。

菊花你,秤砣,得奖?

班长你不信?(打开包袱)就是这一套。

菊花啊,真漂亮!

班长原打算给你当结婚礼服穿,唉,现在只能让它穿包袱皮了。快走吧,还要赶车呢!

菊花俺……喝口水行吗?

班长这有啥不行的。(倒水给她)你快点喝,要不赶不上末班车咧。

菊花俺肚子饿咧。

班长也是,不该让你空着肚子走。这样吧,等会儿我给你送晚饭来,你就在这屋住一宿,明天我送你上车站。

(欲走)

菊花你咋要走?

班长我得去讲课。

菊花知道有咱们这事,人家还能等你?

班长咱们这事已经吹了,一切还得照样进行。(欲走,菊花拦)你拦着我干啥?

菊花人家怕已经散了。

班长散了还可以重新集合嘛。

菊花你明白这个理就好。(递还照片和钱)

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菊花你不象俺姐夫。

班长我当然不象你姐夫了。

菊花你……你真是个秤砣。

班长(不解地走向观众)她……她这是啥意思?

[切光。